

東齊記
事附補遺
談苑
老記
水記
聞附補遺(一)



東
齋
記
事

附補
遺

范
鎮
撰

中
華
書
局

四庫全書提要

東齋記事六卷。宋范鎮撰。鎮字景仁。華陽人。仕履事迹。具宋史本傳。是書據其自序。乃元豐中作。宋藝文志作十二卷。文獻通考作十卷。舊本久佚。未能考其孰是。今採輯永樂大典所收。以類編次。釐爲五卷。又江少虞事實類苑。曾慥類說。亦多引之。今刪除重複。續爲補遺一卷。雖未必鎮之完書。然以宋志及通志所載卷數計之。幾于得其強半矣。王得臣塵史載是書。爲鎮退居時作。故所記蜀事較夥。晁公武讀書志稱崇觀間。以其多及先朝故事。禁之。今觀其書。多宋代祖宗美政。無所謂誹訕君父得罪名教之語。特以所記之諸事。皆與熙寧新法隱然相反。殆有寓意于其間。故鎮入黨籍。而是書亦與蘇黃文字同時禁絕。迨南渡以後。黨禁旣解。其書復行。是禁之特惡其異議耳。非真得罪於朝廷也。今所存諸條句下。如張綸註曰。京板作張綸之類。凡有數處。是當時刊本。且不一而足矣。鎮與司馬光相善。惟論樂不合。此書所記。尙斷斷相爭。而於胡瑗阮逸詞氣。尤不能平。蓋始終自執所見者。他如記蔡襄爲蛇精之類。頗涉語怪。記室韋人三眼。突厥人牛蹄之類。亦極妄誕。皆不免稗官之習。故通考例之小說家。然核其大綱。終非碧雲張東軒筆錄諸書所得並論也。

自序

予嘗與修唐史，見唐之士人著書以述當時之事，後數百年，有可考正者甚多，而近代以來蓋希矣。惟楊文公談苑、歐陽永叔歸田錄，然各記所聞，而尙有漏略者。予旣謝事，日於所居之東齋，燕坐多暇，追憶館閣中，及在侍從時交游語言，與夫里俗傳說，因纂集之，目爲東齋記事。其蜀之人士與其風物爲最詳者，亦耳目之熟也。至若鬼神夢卜，率收錄而不遺之者，蓋取其有戒於人耳。

東齊記事卷一

宋 范 鎮撰

劉尚書渙嘗言。宣祖初自河朔南來。至杜家莊院。雪甚。避於門下。久之。看莊院人私竊飯之。數日見其狀。貌奇偉。兼勤謹。乃白主人。主人出見。而亦愛之。遂留於莊院累月。家人商議。欲以爲四娘子舍居之。四娘子。卽昭憲皇太后也。其後生兩天子。爲天子之母。定宗廟大計。其兆蓋發於避雪之時。聖人之生。必有其符信哉。

太祖時。李漢超鎮關南。馬仁瑀守瀛州。韓令坤常山。賀惟忠易州。何繼筠棣州。郭進西山。武守琪晉陽。李謙溥隰州。李繼勳昭義。趙贊延州。姚內斌慶州。董遵誨環州。王彥昇原州。馮繼業靈武。筦樞之利。悉以與之。其貿易則免其征稅。故邊臣皆富於財。以養死士。以募諱者。敵人情狀。山川道路。罔不備見。而周知之。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也。

太祖征河東。絳州薛化光上言。凡伐木先去板葉。後取根柢。今河東外有契丹之援。內有人戶供輸。竊恐歲月間未能下矣。宜於太原北石嶺山。及河北兩界山。東靜陽村。樂平鎮。黃澤關。百井社。各建城寨。扼契丹援兵。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。襄鄆唐汝州。給閑田。使自耕種。絕其供饋。如此不數年間。可平定矣。其後卒用其策。而下河東。化光簡肅公之父。後贈中書令。

太祖一日御後殿廬內有一囚告念臣是官家鄰人。太祖以爲燕薊鄰人。遣問之。乃云。臣住東華門外。太祖笑而有之。

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。而後除僕射。乃知進士之爲貴也如此。

景德中。李迪賈邊皆舉進士。有名當時。及就省試。主文咸欲取之。旣而二人皆不與。取其卷視之。迪以賦落韻。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。以師爲衆。與注疏異說。乃爲奏具道所以。乞特收試。時王文正公爲相。議曰。迪雖犯不考。然出於不意。其過可恕。如邊特立異說。此漸不可啓。將令後生務爲穿鑿。破壞科場舊格。遂收迪而黜邊。

蔡文忠公齊狀元及第。真宗視其形貌秀偉。舉止安重。顧謂寇萊公曰。得人矣。因詔金吾給驕從。傳呼狀元給驕從。始於此也。

祥符中。楊文公以母疾不俟報。歸陽翟。初真皇欲立莊獻爲皇后。文公不草詔。莊獻旣立不自安。乃託母疾而行。上猶親封禪。加以金帛賜之。

真皇時置天慶觀。張鄧公士遜爲廣南東路轉運使。會詔天下置天慶觀。公因請卽舊觀爲之。以紓天下土木之勞。詔如其請。

真宗東封。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。祀后上汾陰。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。固狀元梁顥子。師德亦狀元。張去華子。魏野以詩賀曰。封禪汾陰連歲榜。狀元俱是狀元兒。

眞皇時以任密學中正知成都府。代張尙書詠。或以爲不可。時王文正公爲相。上責問之。對曰。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矩。它人往往妄有變更矣。上是之。言者亦服王公之能用人也。

天聖三年。漢州德陽縣均渠鄉民張勝家。析木有天下太平字。因進上之。朝廷賜以茶綵。仍改鄉名太平。太平興國六年。司天言五福。太一自甲申年入黃室。災宮在吳分。仍於京城東南蘇村作東太一宮。至天聖六年。又言戊辰自黃室趣蜀分。乃於八角鎮築西太一宮。春夏秋冬四立日。更遣知制誥舍人率祠官往祠之。一日宋元憲公祠東太一宮。見殿廡欹倒疏漏。因問道士答曰。孤寒太一。幸舍人聞奏完修之時。西太一宮新建。室宇宏麗。供具嚴飾。故道士因目東太一宮爲孤寒太一。

天聖中童謠云。曹門好有好。好曹門。高有高。高其後。今太皇太后爲皇后。太皇太后姓曹氏。英宗皇帝卽位。而高太后爲皇后。高后曹氏之所出。前史載謠言者。信哉不可忽也。

賞花釣魚會賦詩。往往有宿構者。天聖中。永興軍進山水石。適置會命賦山水石。其間多荒惡者。蓋出其不意耳。中坐優人入戲。各執筆若吟咏狀。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。衆扶掖起之。旣起曰。數日來作一首賞花釣魚詩。準備應制。卻被這石頭擦倒。左右皆大笑。翌日降出其詩。令中書銓定。祕閣校理韓義最爲鄙惡。落職與外任。

初永興造塼塔。姜遵知府多采石以代塼甃。及燒灰。管內碑碣爲之一空。得是石不敢毀。來獻其石。蓋榻狀也。書山水二字。鐫之字可數尺。筆勢雄健。施枕簟其上。水流其間。潺潺有聲。蓋開元中所作也。今在清

暉殿。

賞花釣魚宴。舊制三館直館預坐。校理而下。賦詩而退。按孔文仲談苑。亦述此事。賦詩而退下云。太宗時李宗詩。謬卻出宮門去。還似當年不第時。上卽令赴宴。自是校理而下。皆與會也。此處文義未了。當有脫落。

道家。有金龍玉簡。學士院撰文。具一歲中齋醮數。投於名山洞府。天聖中。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。難饗。送醮祭之具。頗爲州縣之擾。乃下道錄院裁損。才留二十處。餘悉罷之。河南府小陽洞。台州赤城山玉京洞。江寧府華陽洞。舒州潛山司真洞。杭州大滌洞。鼎州桃源洞。常州張公洞。南康軍廬山詠真洞。建州武夷山昇真洞。潭州南岳朱陵洞。江州馬常山上水府。太平州中永府。潤州金山下水府。杭州錢塘江水府。河陽濟瀆北海水府。鳳翔府聖湫仙遊潭。河中府百丈泓龍潭。杭州天目山龍潭。華州車箱潭。所罷處不可悉記。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。金龍以銅制。玉簡以階石制。

天聖中。雄州民妻張氏。戶絕。有田產。於法當給三分之一。與其出嫁女。其二分雖有同居外甥。然其估緡錢萬餘。當奏聽裁。仁皇曰。此皆細民自營者。無利其沒入。悉以還之。是時王沂公爲宰相。呂文靖公。魯肅簡公。參知政事。極贊美之。

故事。翰林侍讀學士。無帶出外者。張知白罷。參知政事。授此職。知大名府。然非歷二府而出者。不得爲。寶元中。梅詢始帶知鄭州。改許州。自後兩制遂爲例也。

景祐元年。仁皇感疾。屢更翰林醫。不愈。李大長公主言。許希者善針。遂召使針。三進針而愈。擢希尙藥。奉

御賜予甚厚。希謝恩舞蹈訖。又東向而拜。上遣人問之。對謝其師扁鵲。乃詔修扁鵲廟。是時山東顏太初作詩美其不忘本。而刺譏士大夫都貴位享厚祿。而不知尊孔子。

慶歷三年。澧州獻木。有文曰太平之道。予嘗于天章閣下觀瑞物。見棗木板有北斗文。仍有輔星。形勢曲折。文采燦然。

後唐明宗置端明殿學士。太平興國中。改端明爲文明。以程羽爲文明殿學士。位在樞密副使之下。明道元年。改承明爲端明。二年。除宋宣獻公爲學士。與文明之職並存。而降其班序。是歲又改殿曰延和。慶歷七年。以眞宗諱。號改文明爲紫宸。而丁文簡公度爲紫宸殿學士。旣而言者以爲紫宸非臣下所稱。乃以延和爲觀文殿。而以丁爲觀文殿學士。相繼以賈文元公昌朝爲大學士。仍詔。自今非嘗爲宰相者勿除。慶歷八年後。以茶香鹽麝見錢爲四稅。沿邊用之。茶鹽香麝爲三稅。近襄州軍用之。議者謂四稅與見錢之法。皆不可常守。必視邊計之厚薄。與其物價之高下。以時而變通之。乃可也。

慶歷八年。南岳瑞應峯前。一夕大雷雨。平地湧水若鰲然。手足皆具高二尺。圍一丈。

慶歷初。萬勝軍皆市井罷軟。新應募者。西賊易之。而素壯虎翼。是時麟府路兵馬鈐轄張亢修建寧寨。更其旗幟。賊見萬勝旗幟。不知其虎翼軍也。而先犯之。萬弩齊發。賊奔潰。斬首二千餘級。遂築建寧。清塞。百勝。中候。鎮川。五堡。亢之智謀。大率如此。

眞宗皇帝嚴於醺祭之事。其表章則用昭受乾符之寶。其後大內火。寶亡。止用御前之寶。慶歷中。下學士。

院定其文曰。皇帝欽崇國祀之寶。醺祠則用之。

慶歷中興學。一日判監諸學官皆會。石守道言於坐曰。蜀生有何羣者。只知有仁義。不知有寒餓。遂館于家。是時諫官御史言以賦取士。無益於治。而羣尤致力助之下。兩制議。兩制以爲賦詩用之久。且祖宗故事。不可廢。羣聞之大慟。焚其生平所爲賦百餘篇。不復舉進士。又以戒其子云。其後何聖從薦之。賜號安逸處士。羣果州西充縣人。

慶歷中。唐南西路區希範以白崖山蠻。趕內寇。破壞州及諸寨。時天章杜待制杞自西京轉運使。徙廣西。既至。得宜州人吳香等爲鄉導。攻白崖等寨。復環州。因說降之。大犒以牛酒。既醉。伏兵發。擒誅六百餘人。後三日始得希範。醢之以賜谿洞諸蠻。取其心肝。繪爲五藏圖。傳於世。其間有眇目者。則肝缺漏。是時梅公儀摯爲御史。言杞殺降。失朝廷大信。請加罪。朝廷錄其功。止加戒諭而已。其後杞知慶州。一日方據廟。見希範等前訴。叱謂曰。若反人於法當誅。尙何訴爲。未幾而卒。殺降古人所忌。杞知之心。常自疑。及其衰。乃見爲祟。無足怪也。

皇祐末。邕州白氣亘天。江水泛溢。司戶參軍孔宗旦言于知州陳珙。宜備邊。珙不聽。未幾而儂智高內寇。破邕。貴。橫。賀。潯。藤。梧。封。康。端。十州。圍廣州。殺將吏張忠等數十人。最後遣狄公青以蕃落五百騎。敗之。邕州歸仁鋪。凡得首級五千三百四十一。築爲京觀。初謠言云。農家種。糴家收。至是爲狄公所敗。

仁宗至和二年。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宗愿爲文宣公。尋改封孔宗愿爲衍聖公。

按宋史仁宗本紀。至和二年三月丙子。封孔子後爲

許聖公。不載初封爲文宣公事。然文苑傳稱文宣公孔聖緒。則原封實爲文宣公。本紀據其後改之名耳。

嘉祐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昏時。二星相繼西流。一出天江。一出天市。劉仲更曰。出天江者主大水。出天市者主散財。未幾都城大水。居民廬室及軍營漂流者不知幾千萬區。天變不虛發也如此。

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。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。閱瑞物。上親作飛白書。令左右指笏以觀。又令爲王跋尾。人賜一紙。旣而置酒羣玉殿上。謂羣臣曰。今天下無事。故與卿等樂飲。中坐賜詩。羣臣皆和。又賜太宗時斑竹管筆。李廷珪墨。陳遠握墨。陳朗磨圍墨。再就坐。終宴更大燾。取鹿頭酒視封。遣內侍滿斟徧勸。韓魏公琦一舉而盡。又勸一杯。盧公彥平生不飲。亦釀一巨盃。又分上前香藥。增諸飣中。各令持歸。至二十六日。溫州進柑子。復置會。自臺諫三館臣僚悉預。因宣諭前日太草草。故再爲此會。其禮數一如前。但不賦詩矣。

嘉祐中。交趾貢麒麟二。予嘗於殿庭中與觀。狀如水牛。身披肉甲。鼻端一角。食生芻果瓜。每飼之。必先以杖擊其角。然後食之。是時中外言非麟者衆。田元均況爲樞密使。言非麟。又歷引諸書所載形狀。皆無此獸。恐爲遠人所欺。卒以爲異獸。詔答之。予嘗見陳公弼言榮州楊氏家水牛生子類此。蓋牛入水而蛟龍感之以生也。

禮部貢院試進士。日設香案於堦前。主司與舉人對拜。此唐故事也。所坐設位供帳甚盛。有司具茶湯飲漿。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氍毹之類。亦無茶湯。渴則飲硯水。人人皆黔其吻。非故欲困之。乃防氍毹及供

應人私傳所試經義。蓋嘗有試者故事爲之防。歐文忠公詩。焚香禮進士。撤幕待經生。以爲禮數重輕如此。其實自有爲之。

嘉祐中。進士奏名訖。未御試。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。莫知言之所起。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。及御試。王荆公時爲知制誥。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。舊制。御試舉人設初考官。先定等第。復彌封之。以送覆考官。再定等第。乃付詳定官。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。等如同卽已。不同則詳其程文。當從初考。或從覆考爲定。卽不得別立等。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。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。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。議論未決。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官。聞之謂同舍曰。二公何用力爭。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。事必前定。二公恨自苦耳。旣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。而詔從荆公之請。及發封。乃王俊民也。詳定官得別立等。自此始。遂爲定制。

仁皇朝內侍張宗禮。無爲山燒香得古柏。圍數丈。中空。可以施臥榻。楊坐墩。予目爲自然庵。其上枝葉鬱然。前有竹徑。設置子如迎客之狀。甚可愛賞。

仁宗朝講讀官侍瀛英者。皆立。每問事則衆人齊對。頗紛紜。乃詔皆坐。惟當讀者以次立。而記注亦坐。石昌言楊休奏。記注官當立侍。密邇德音。以詳記錄。不可坐。遂令立侍。

崇政殿之西。有延義閣。南向迎陽門之北。有邇英閣。東向。皆講讀之所也。仁宗皇帝卽位。多御延義。每初講讀。或講讀終篇。則宣兩府大臣同聽。賜御書或遂賜宴。其後不復御延義。專御邇英。凡春以二月中至。

端午罷。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罷。講讀官諄門上賜食。俟後殿公事退。繫鞵以入。宣坐賜茶。就南壁下以次坐。復以次起講讀。又宣坐賜湯。其禮數甚優渥。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。按延義閣原本義作義。考宋史本紀亦作義。而地理志俱作義。按義爲

太宗原名。不應闕名延義。今從地理志改正。

仁宗當暑月不揮扇。鎮侍邇英閣。嘗見左右以拂子祛蚊蠅而已。冬不御爐。每御殿則於朵殿設爐以禦寒氣。寒甚則於殿之兩隅設之。醫者云體被中和之氣則然矣。

仁宗皇帝好雅樂。又嚴天地宗廟祭祀之事。及崇奉神御。故中外言樂者不可勝計。置局而脩製亦屢焉。其費不貲。官侍建言修飾神御歲月不絕。然爲之終身不衰。慶歷中。陝西用兵後。有建請出田獵以耀武功。四方以鷹犬來獻。惟恐居後。然出獵者一再而止。帝王之好。豈可以不愼哉。好雅樂祭祀之事。人爭以雅樂祭祀之事奉之。未必皆得其當。然好之終身不衰。不害也。方下令校獵。而人爭以田獵鷹犬來奉。乃一再而遂止。仁皇帝誠知所好矣。不然者。何以廟號曰仁哉。

仁皇末年。有鵲巢於宣德門山棚上。毀而復累者再。識者咸以爲異。

正月十四日上御樓。遣中使傳宣從官曰。朕非好遊觀。蓋與萬民同樂。翌日蔡君謨獻詩紀其事。

治平三年春。有星孛出營室。歷於虛危。術者占曰。營室衛分。濮水出主宗廟祭祠事。虛危齊分。上受命之國。主墳嘉哭泣。踰年而熙寧改元矣。天之告人。豈不昭昭然哉。

故事郊廟讀祝冊官。至御名必起。上至郊宮更衣。詣壇下。百官皆週班迎向。英宗皇帝初告廟。詔讀冊官

無起及詣壇下詔百官勿迴班。所以見事宗廟之精意也。

予嘗修玉牒。知國家慶緒之繁衍。治平中。宗室四千餘人。男女相半。存亡亦相半。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。餘則逐宮院置都講教授。歲時有喜慶。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。命之射。課其書。劄或試以歌詩。擇其能者。而推賜器幣。以旌勸之。景祐三年。始置大宗正司。以濮王及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守節領其事。有所奏請。不得專達。必經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。所以勉進其敦睦。而糾正其愆違也。其後增置講書官四員。別置小學教授一十二員。又增同知太宗正一員。而置官益多。其疎屬又聽其出外。官則自勵。而向學者彌衆矣。

東齋記事卷二

漢斛之法，方尺而圓其外，庑旁九釐五毫，其實十斛，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僦之實也。不言深而言方者，無分寸之別也。圓其外者，亦相生之數也。其上爲斛，其下爲斛，左耳爲升，右耳爲合。云耳者，謂升合如耳形，附於斛之左右也。今胡瑗之升合，皆方制之，而斛方一尺，深一尺六寸二分，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。僦其狀似爵者，謂圓如爵也。今之僦方一寸，深八分一釐，亦以方分置算也。上三下二者，謂斛在上，并升合爲三也。斗在下，并僦爲二也。圓而函方斛之形也。上下皆然也。今上以圓函方下爲方斛而已。左一右二者，升在上而左，合在上，僦在下，而俱右也。今合僦俱在上而僦俯，自聶崇義失之於前，而胡瑗阮逸踵之於後也。夫鬬斛非是，而欲考正黃鍾，安可得也。

燕龍圖肅判太常寺建言，今之樂太高，始下詔天下，求知音者。李照言，樂比古高五律，而胡瑗阮逸相繼出矣。李照之樂，以縱黍累尺，黍細而尺長，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。胡瑗以橫黍累尺，黍大而尺短，律之容千二百黍，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毫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，與容千七百三十黍，皆失於以尺而生律也。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，皆非也。最後有成都房庶者，亦言今之樂高五律，蓋用唐樂而知之，自收方響一笛一皆唐樂也。其法以律生尺，而黍用一稊二米，是時無二米黍。據見黍爲律，雖無千八百三十黍之謬，與三分四釐六毫之差，然其聲才下三律，蓋黍細爾，其法則是矣。王原叔誅胡瑗大不喜其說，朝廷但授

庶試祕書省校書郎。不究其說而止。庶元齡之後。其爲人簡脫。嘗與鄉薦。然好音。宋子京祁田元均況皆薦而召之。是時丁正臣亦收牙笛二。與庶笛同。予嘗於雄州王臨處得北界笛一。比太常樂下四律。教坊樂下二律。猶高於唐樂一律。又嘗於才元處得并州銅尺一。比太府尺長三分。以之定律。與唐樂聲同。太府尺定律與北界笛同。二者必有一得也。若得真黍。用房庶法爲律以考之。其爲至常不疑矣。真黍一秤二米者。世嘗言王朴爲知樂。而不知樂之壞。自朴始也。初太常鐘聲皆無款誌。朴用橫黍尺制律。命其鐘聲而誌刻之。太祖患樂不高。和峴用影表尺八寸尺也。故樂比唐爲高五律矣。今太常鍾鐘最大者。聲中唐之黃鐘。誌刻乃云林鐘。餘鐘率皆如此。李照則多鑿鑿舊鐘。以合其律。而鐘聲又不如朴時。雖非本聲。而其器尙完也。惜哉。司馬君實內翰光於予莫逆之交也。惟議樂爲不相合。君實以胡瑗一黍廣爲尺。而後制律。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爲律。而後生尺。律之法曰。凡律圍九分。以尺而生律者。律爲十分三釐八毫矣。以其不合。又變而爲方分。其差謬處。不可一二數也。以律生尺。九十分黃鐘之長。加十分以爲尺。凡律皆徑三分。圍九分。長九十分。積實八百一十分。自九十分三分損益之。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。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損益之。而十二律積實相通矣。往在館閣時。決於同舍。同舍莫能決。遂弈碁以決之。君實不勝。乃定。其後二十年。君實爲西京留臺。予往候之。不持他書。唯持所撰樂語八篇示之。爭論者數夕。莫能決。又投壺以決之。予不勝。君實謹曰。大樂還魂矣。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。豈所見然耶。將戲謔邪。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耶。俱不可得而知也。是必戲謔矣。按宋史稱鍾子樂尤注意。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。與司馬光辨難。凡數萬言。

神宗時。嘗詔鑄與劉凡定樂。鑄曰。定樂必先正律。帝雖然之。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。而奏樂成。詔罷局。並驅鎮。鎮曰。此劉凡樂也。臣何與焉。至哲宗朝。乃請太府銅尺爲之。逾牛成。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。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。下之太常。樂奏三日而鎮逝。

皇祐中。再定雅樂。胡瑗鑄十二鐘。大小輕重如一。其狀類鐸。爲大環。鑄盤龍蹲熊辟邪其上。謂之旋蠡。而平繫之。故其聲鬱而不發。又陝西鑄大錢。民以爲患。是冬日食心宿。劉義叟謂予曰。上將感心腹之疾。是與周景王同占也。予初不信然之。尋使契丹。還至雄州。聞上得心腹之疾矣。歸問其故。義叟曰。景王鑄大錢。又鑄無射。而爲大林。所謂害金再興者也。是時日亦食於心。而景王得是疾。故曰與景王同占。噫。義叟而不言。則左邱明所載伶州鳩之語爲誣矣。是義叟不獨爲知術數。其發揚邱明功亦爲不細。義叟字仲更。澤州人。以修唐書授崇文院檢討。未及謝。瘡發背而卒。

周禮。鼗鼓鼓神祀。靈鼓鼓社祭。路鼓鼓鬼享。康成云。鼗鼓八面鼓也。靈鼓六面鼓也。路鼓四面鼓也。鼓之數不見於經。然神有尊卑。則其數有多寡。隆殺理或然也。必漢時尙然。所以康成云也。幾面鼓。猶言幾兩車。幾區宅。幾廛田也。而唐開元中。蜀人有繪圖以獻者。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。既不可考。擊乃於縣內別置散鼓。國朝仍之。郊社宗廟設而不用。景祐中。馮章靖公言。鼗鼓靈鼓路鼓並當考擊。而散鼓請準乾德四年詔廢不用。然不言鼓之制非。是甚可怪也。

自唐開元時。父卒。衆子在。嫡孫不傳重。以其不襲封也。然不知至于服紀。則有所不齊。國朝亦著於禮令。景祐中。石資政中立卒。衆子在。嫡孫不傳重。未幾而衆子卒。其家奏嫡孫合與不合傳重。下禮院議。於是